

劇川

25

宮 碰 姚 斬
壻 問 書 尚
印 摸 牢 水
刺 審 殿 金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为了滿足厂礦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爱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征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几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分輯出版。

川劇的劇目是異常丰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，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在老藝人的記憶里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这里所选的劇本是在毛主席“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”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改革方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成的。

虽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當複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時是一件創造性的工作。所以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，虽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還不算是最后的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“川劇叢刊”的本子。

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爱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，使川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目 錄

斬姚碰宮.....	[3]
尙書問壻.....	[28]
水牢摸印.....	[46]
金殿審刺.....	[59]

斬 姚 碰 宮

(胡琴)

勝利川劇團編導組整理

人物：刘 秀——(正生)簡称“秀”
姚 期——(花臉)簡称“期”
姚 剛——(花臉)簡称“剛”
郭 妃——(花旦)簡称“郭”
鄧 禹——(鬚生)簡称“禹”
馬 武——(花臉)簡称“武”
內侍數人
宮婢數人

綁 子

(刘秀帶宮監上)

秀：(詩)寡人十二走南陽，大刀苏猷赶孤忙，

不是朕身洪福大，焉能兴漢坐洛陽！（介）孤，大漢光武在位。今日設朝，理料姚期三子姚剛在御街之上，殺死太師郭鏞一事，此舉真乃藐視寡人。內監臣！

众：有！

秀：傳孤口詔，宣伴駕王姚期上殿。

監：伴駕王姚期上殿！

期：（內白）領詔！（唱“倒板”）安慶府綁逆子心如雷炸，（同剛上，剛欲打肘，期止之。怒極白）奴才！（唱“二流”）急得我年邁人咬碎鋼牙。郭太師在朝閣官高勢大，難道說小奴才不知國法。殺太師依律例兒要問剛，對頭大叫為父也是無法。

剛：（唱）老爹爹請息怒容兒敘話，你的兒並非是無故殺他。父兒們平柳毛代天宣化，光武君查功劳把兒的官加。恨郭鏞他不該出班阻駕，他言道兒年幼保不得王家。三日后兒去在御街走馬，到郭府兒只說參拜於

他。郭太師出府來破口大罵，仗官高出惡言把兒欺壓。設禁地和攬柱賽過姚、馬，安慶府南景宮都不及他。他言兒闖禁地叫人拿下，霎時間捆出了郭府爪牙。拔寶劍兒防身勒轉坐馬，兒只說饒了他他不饒咱。萬無奈把太師人頭割下，殺的是奸佞臣兒何為犯法？

期：哼，奴才！（唱）小奴才為此事胆比天大，殺死了郭太師還未犯法？他女兒在西宮陪王伴駕，滿朝中文共武誰不懼他。來來來隨為父金殿見駕，（過場）光武君不斬兒碰兒的緣法。（齊、剛跑）（白）臣，姚期見駕。

秀：皇兄平身，金殿賜坐。

期：謝恩！（起，剛亦欲起）哼！（暗示剛跪着。見禮后坐）

秀：皇兄可知罪否？

期：（假意地）不知犯罪哪條？

秀：卿那三子姚剛，殺死太師郭鏞，皇兄有家教

不嚴之罪！

期：請問萬歲，吾朝之中，誰臣府外有三尺禁地，九根攬柱？

秀：只有姚、馬二卿功高才有。

期：為何郭鏞太師府外亦有呢？

秀：啊，那是孤从前酒后一句戲言。

期：萬歲，雖然君上酒后戲言不關緊要，但郭太師回府就私設三尺禁地，九根攬柱，並在府外掛下一牌，上書文官下轎，武官下馬。吾兒霸林，奉君聖詔，去至御街走馬。路過太師府前，見牌上字跡，只說下馬前去參拜，誰知適逢太師出府，一見我兒，破口大罵不說，還要拿我兒定罪。吾兒一見郭府，擁出許多家將，無奈拔出寶劍，意在防身，誰知郭鏞仗他是皇親國戚，上前扭着寶劍，落得自食其果，這怎麼算老臣教子不嚴之罪呢？

秀：這個……

剛：綁坏了！

秀：皇兄，殿角綁的可是姚剛？

期：老臣綁子上殿，請君發落。

秀：忠良之后，松綁上跪。

剛：領詔，（過場）謝過萬歲不斬之恩！

秀：（眉眼）這！哦，非是寡人不按律斬汝，因你父有功於朝，不忍加誅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難饒，發配河北瓦子崗充軍三載，無過無錯，赦回朝來，官復原職；若有差錯，就地正法，容你金殿辭父，回府別母，速離皇城！

期：謝過明君（唱“么板”）光武君不殺兒功勞還在，若不然兒須當二世投胎（一字）。金殿上辭君王躬身下拜，叫一聲霸林兒隨定父來。（過場）此一次君貶兒充軍關外，臨別時父言話兒記心懷。柳毛賊他不該興兵犯界，有為父奉君命去把兵排。在疆場打一仗我軍遭敗，偶不慎中埋伏險些受災。君命兒救為父來到關外，平柳毛獲全勝班師

回來。查功劳光武君把兒寵愛，欽封兒猛
勇王保定龍台。三日后兒走馬誰不喝彩，
兒不該殺郭鏞惹下禍災。金殿上不是父嘴
辯舌快，怕只怕我的兒立斬金階。到河北
兒務將情性更改，切不可亂飲酒又惹禍災。
在洛陽闖下禍還有父担代，瓦子崗有了事
自拿主裁。父生你三弟兄只有兒在，最可
嘆一个子也要離開。三載回不知父在也不
在，父好比風前燭朽木之材；又好比苦蒿枝
霜雪压盖，又好比那骷髏塚內藏埋。朝廷
事父不說兒知好歹，郭鏞死郭妃在是个禍
胎。倘若是兒去后为父遭害，(低声)報父仇
兒須当早些回來！說到此把为父咽喉哭
坏，安慶府去別兒慈母怀胎。

剛：(唱)父啼哭來子悲伤，顆顆珠泪濕胸膛。
爹爹老了真老了，兩鬢白髮似銀霜。在朝
奉君哪些好？一點不到問斬伤。劝爹爹修
下辞王表，回轉河南歸賢莊。不做官來不

服管，終日清閒樂安康。無事江邊撒一網，悶來華堂飲酒漿。金殿上辭父淚長淌，安慶府再辭別疼兒老娘。

期：（啞尖子）姚剛，霸林，呢呀，我痛心的兒呀！（唱“二流”）見霸林下金殿如同箭放，姚子況站殿角暗地悲傷。姚剛兒說的話頗有識量，他勸我回轉河南歸賢莊。臣奉君就如羊伴虎，一點不到問斬傷。況姚剛闖禍殺國丈，後宮還有郭娘娘。罷罷罷！從兒言去辭皇上，有為臣轉金殿面辭君王。（齊、白）為臣姚期見駕！

秀：皇兄何本奏孤？

期：陛下。臣在朝奉君，願效犬馬，怎奈如今年邁，兩眼昏花，望不見邊疆陣頭；兩耳蒙朧，听不着朝鼓咚咚。為臣願辭君王，回轉原籍，自耕而食，樂享漁樵。朝閣有事，一詔即至。如蒙准奏，君之恩也，臣之幸也！

秀：卿有扶國之勞。孤依為泰山之重，如今才

得太平，君臣正好同享無疆之福，皇兄一旦
辭孤，叫孤如何能舍？

期：君不能舍臣，臣焉敢忘君！既不舍臣，猶恐
君上酒后誤事，那就請君上戒酒百日！

秀：這杯酒么……皇兄說過，寡人戒酒百日就
是。

期：有道明君。

秀：待臣參扶。（“唱機頭”）叫宮婢參扶起皇兄
子況，漢光武離龍位細勸忠良。（“一字”）漢
運衰朝出了奸賊王莽，用藥酒毒死了平帝
老王。柴文俊他夫妻才高志廣，偷龍轉鳳
救出了孤王。鄧忠華保寡人天涯訪將，恢漢
業滅王莽重振家邦。孤七歲曾把啞路上，
一十二歲走南陽。到河南來把姚兄訪，姚
伯母將君臣接進貴莊。在堂前對皇兄把大
事來講，卿言道母在堂遊必有方。好一個
深明大義的姚伯母，可憐她為國家自縊而
亡。二次里請皇兄隨孤前往，卿言道為人

子要哀灵守喪。万無奈在堂前曾把旨降，孝三年改三月、將三日改三時，一時三刻即离貴莊。虎头崗訪來众猛將，內有皇兄馬子章。云台觀前剛王莽，重整漢室錦家邦。只說是君臣同把太平享，恨柳毛插反旗夺孤边疆。老皇兄去征討損兵折將，孤傳詔命姚剛救父还鄉。回朝來論功劳將他封賞，封王位賜爵祿世代留芳。郭太師他不該出班阻擋，言姚剛年紀幼不堪为王。三日后遊御街冤家相闖，拔宝剑竟把王太師砍喪。慢道說殺死了皇親國丈，就殺个庶民輩要把命償。孤不斬姚霸林为的哪样，皆因是王封过漢不斬姚、姚不反漢永保朝綱。孤念兄云台觀剛过王莽，孤念兄半生來受尽風霜；孤念卿生三子二子命喪，到而今只剩下小小姚剛。三載滿赦回朝何須惆悵，劝皇兄又何得過於悲伤。來來來隨孤王后宮一往，郭娘娘降下罪有孤承当。（下）

期：（唱）有道君真算得寬宏大量，不斬兒 貶 河北幸免禍殃。在金殿君傳詔把我封賞，尽忠心保王駕諒亦無妨。（下）

斬 姚

（郭帶彩女上）

郭：（唱“扣板”）从早万歲把朝上，为報父 仇 殺姚剛。叫宮婢御宴备停当，等君回宮 飲 酒漿。

（帶侍衛上）

秀：（唱）斬霸林猶恐失众望，暫貶河北瓦子崗。宮婢擺駕西宮上，（过場）一見得妃子 喜 洋洋。

郭：万歲回宮來了。

秀：回宮來了。

郭：万歲登殿，將姚剛怎样發落？

秀：孤念他父兒有功於國，不忍加誅，貶至河北瓦子崗，充軍三載，無过無錯放回，若有差

錯，罪不容誅。

郭：萬歲何不早斬早誅，好與我父報仇雪恨？

秀：難道寡人不知，又道事在緩而不在急。

郭：（眉眼）妻妃知道。陛下上朝辛苦，妾備御宴與君同樂。

秀：今日金殿之上，姚皇兄與孤將酒戒過，斷不可飲！

郭：想姚皇兄與君戒得酒，妻妃就能與君開得酒。

秀：開不得吧？

郭：開得！

秀：既說開得，將宴擺起嘛。

宮：宴齊！（過場、吹打）

郭：萬歲請！（唱“二流”）君妃們宮庭把宴賞，酒不過量又何妨。姚剛做事太鹵莽，他不該把我相父傷，慢道殺死一國丈，就是庶民也該把命償。哭一聲爹爹太冤枉，枉自你兒伴君王！

秀：（唱）妃子不必道冤枉，寡人与卿慢商量。孤傳旨宣來姚子況，与卿陪罪（眉眼）你自主張。

（齊）

郭：（暗示）妻妃知道。

秀：宣陪駕王姚期進宮。

宮：宣陪駕王進宮。

期：（內白）領詔（上、效果、唱“三板”）未進宮心驚目又跳，姚期此時心內焦。來在了宮門目覷眈，（作驚介）坏了！又見昏王飲羊羔。漢劉秀他把酒開了，只怕姚期無下梢。叫宮婢進宮去稟報，（過場）整冠束帶拜當朝。（齊、白）臣姚期見駕！

秀：（醉態）皇兄平身！

期：謝恩！（過場）請問萬歲，宣臣進宮何事？

秀：为了你子殺死太師，郭娘娘悲啼不已，孤特宣卿進宮，与你郭娘娘敬酒一樽，权当賠罪，郭娘娘也好把此事丟搭過去。

期：（無可奈何地）臣領詔。（唱“么板”）只說是他為君德配堯舜，誰知是貪戀酒色的殷紂君。怪只怪養霸林少了教訓，在御街殺郭鋪惹禍纏身。我也曾綁子上殿把罪請，君傳詔貶河北父子離分。二一次這昏君又傳聖命，他命我老姚期年邁蒼蒼來跪釵裙。嗚呀呀姚剛兒你知不知情？請宮人看御酒頂禮恭敬，老姚期捧金杯跪在宮庭。想當初萬歲王天涯逃遶，因訪賢來在了臣的莊門。鄧中華把實言對臣講論，實可憐八旬母懸樑喪身。念為臣孝未滿就把營進，念為臣隨君駕南剿北征。念為臣鎮草橋關防守外侵，念老臣費心血才收李倫。念老臣殺王莽江山重整，念老臣戰楊林混身傷痕。念為臣生三子二子喪命，到而今只剩下姚剛一人。怨老臣生霸林少了教訓，在御街殺太師其罪非輕。有老臣綁子上殿把罪請，君傳詔貶河北三載充軍。還望得郭娘娘寬

怀暢飲，念老臣东擋西殺、南征北剿、我本是開國一元勳。

郭：（唱“二流”）姚期哭得泪如雨，本后心中好着急。宮庭用下落杯計，要斬仇人老姚期。
（齐、白）請起。

期：謝恩！

郭：万歲，妻要轉敬皇兄一樽。

秀：皇兄，你娘娘要轉敬一杯。

期：不可，自古以來，哪有君敬臣酒，豈不成了反禮嗎？

秀：御妻，皇兄說得有理。

郭：哎呀陛下，皇兄乃有功之臣，妻妃做个君買臣心，是使得的呀。

秀：好一个君買臣心，皇兄是使得的！

期：这！使不得！

秀：使得！

期：謝恩！

郭：（唱）宮庭定下落杯計，借此要殺老姚期，假